



走进“普通话之乡”滦平

朱志刚

在第28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期间,我们踏上了走进“普通话之乡”的旅程。时至中午,汽车驶入河北省滦平县。无论是在县城的街头,还是在农村的里巷,我们与当地人交流时发现,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垂髫小儿,每个人都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吐字清晰,圆润流畅。

同行的天津市承德商会会长董彦军介绍说,这些人日常交流使用的就是当地的滦平方言。然而就在72年前,这种鲜为人知的“滦平方言”成为普通话语音采集的样本,河北省滦平也因此成为普通话语音采集地。“语言就像流水,总是要流动的,我们至少应该知道它从哪里来,曾经怎样流淌”。我们拜访的当地资深老师如是说。

明朝永乐年间,朱棣迁都北京后,为巩固边防,将古北口外居民内迁至长城以内,长城之外未经允许不得私自垦荒,于是长城外由此形成无人区,滦平便位于这片荒芜之地,200多年间荒无人烟。当地方言因人口迁移而消失,成为语言演变的“空白页”。

清朝皇室早期以满语为母语,为适应统治需求,逐步学习汉语。在语言接触中,满语与汉语相互影响,逐渐剔除东北方言的土语成分,并弱化北京方言的儿化音,最终形成字正腔圆的北京官话。当时,北京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的满人说的是较为标准的北京官话;外城汉人较多,说的是带有儿化音的北京老话。

满清入关后不久,在承德兴建了皇家猎苑和避暑行宫。随着避暑山庄的修建和

“木兰秋狝”制度的形成,滦平成为皇家往来木兰围场、承德的必经之地。康熙亲政后,为缓和满汉之间的土地矛盾,将长城外的无人区分拨给八旗子弟,其中的滦平被分给地位最高的正黄旗和镶黄旗。皇室、八旗人口向古北口外迁移,实施“占田立庄”,随之逐渐出现皇家内务府直管的皇庄、王府直管的王庄和八旗各级官兵所有的旗庄,许多讲一口纯正北京官话的八旗子弟,开始在此地世代定居。

现代滦平的村庄布局,正是在清代行宫和皇庄、王庄、旗庄及驿站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后来,随着北京城墙的拆除,外城人口流动加剧,加上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群众基础深厚的北京老话迅速成为主流,而北京官话则逐渐式微。在长城外的那块“八旗分拨区”,随着人口增加和战乱影响,北京官话逐渐混杂。而滦平因地势险要,交通闭塞,外来人口相对较少,当地居民主要是从北京内城迁来的清朝旗人后代,因此日常使用的北京官话得以相对完整地保留下来。

我们的第一站是金沟屯镇,在一处挂着“普通话语音采集地”牌匾的院落前驻足,院落上的老照片记录着一段特殊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方言差异显著,迫切需要建立全国通用的标准“普通话”。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语言研究组的专家们踏遍华北、东北多地,选定金沟屯、巴克什营等几个村落作为普通话语音采集点之一。时任采集组组长的罗常培在日记中写道:此地语音清越,声调分明,无地方杂糅

喉,走上了表演之路,准备去法国深造。离别时,约翰妮拒绝了克努得的告白,对他说:“我小时候一起玩的兄弟,你一定会握一下你的妹妹的手,作为告别吧!”

克努得后来也离开了家乡,去德国谋生。随处可见的柳树,不时唤起他的乡愁,“这种丹麦的心情,在月光下面流露了出来。但是使他感触的不是月光。不,是那棵老柳树”。他不断流浪,始终难以安定。多年后的一天,他在剧院里又看到了衣着华丽的约翰妮,众人对她的歌唱报以欢呼 and 喝彩。克努得在散场后试图向约翰妮靠近,但是她已经认不出他了。最终,克努得在异国的流浪途中坐在一棵柳树下,孤独地死去。“柳树在向他垂下枝子。这树像一个威严的老人,一个‘柳树爸爸’,它把它的困累了儿子抱进怀里,把他送回到那有广阔的白色海岸的丹麦祖国去,送

之音,最宜作为标准音基础。

白凤然老人是当年语音采集的见证者,老人回忆道:“那时我14岁,中央派来的专家让我读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我按平时在家里说话的语气大声朗读,专家们则拿着小本子,一笔一画记声调,连喘气的间隔都要掐表。”说着说着,老人随手拿起桌上一张报纸,张口便念,字音清亮,声调准确,与《新闻联播》里的播报声几乎别无二致。在金沟屯小学,我们旁听了一节普通话课,教语文的张老师正带着学生练习“四声调值”,她笑着说:“这里的孩子学普通话有天然优势,很多家长不用特意教,孩子从小就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沿潮河上行,不久便到巴克什营镇,这座紧邻古北口长城的古镇,曾是明清时期的军事重镇,也是北京官话传播的重要节点。沿着古城墙漫步,不时能看到墙上留存的老标语,“学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的红色字迹虽已斑驳,却见证了普通话推广的历程。

傍晚,远处的村落里,传来年轻母亲呼唤孩子回家的声音,那温和的语调里,既有着山野的质朴,又有着官话的规范。这一刻,语言不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与山水、历史、人文交织在一起的生命体。

在滦平的日子里,我们发现,普通话早已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肌理,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无论是田间地头的交谈,还是集市上的叫卖,抑或是戏台前的喝彩,都能听到那清亮、标准的语音。平坊满族乡的晒谷场上,村民们自编自导的节目正在上演。快板《说滦平》用

到却格(克努得的故乡)去,送到他儿时的花园里去。”

“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柳树都常常和离愁别绪关联起来。叶茂荫浓的柳树经常生长在水边,在粼粼水波上投下摇曳的暗影,让人的心中产生莫可名状的伤感和惆怅。欧洲许多国家的传统文化里,柳树都象征着对逝者的哀悼,失恋者常常将柳枝编的圆圈戴在头上,像纪念死者一样悼念死去的爱情。在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姆雷特》里,为爱情疯癫的奥菲利亚在水边采摘柳枝和花朵,不幸溺死,正与这一习俗有关。美国民间传说称,当有人见到一棵柳树投下坟墓大小的阴影时,将遭受丧亲的不幸。

在安徒生的另一篇具有讽刺意味的童话《各得其所》里,也出现了柳树。故事开篇时,骄横跋扈的贵族老爷把挡路的牧鹅姑娘推进了泥

押韵的普通话唱词讲述家乡的故事,朗诵《普通话里的乡愁》道出了游子对家乡的眷恋。董彦军告诉我们,现在这里的很多年轻人在外从事播音、主持等职业,靠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站稳了脚跟,这是家乡给予他们的最好礼物。

为保护这份独特的语言文化,滦平县建立了“普通话体验馆”,收集整理了大量语音采集时期的实物、文献和录音资料。体验馆里,一台老式录音机播放着1953年采集的语音样本,那清晰的字音与旁边现代播音员的录音形成了奇妙的呼应。馆长说:“我们想让更多人知道,普通话的‘根’在这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标准音的气息。”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潮河源头。清澈的河水从山涧流出,顺着河道蜿蜒向前,最终汇入密云水库,润泽着首都北京的土地。董彦军望着河水说:“就像这潮河的水,滦平的普通话也从这里流向全国,滋养着亿万中国人的交流之路。”现在,普通话不仅是通行于国内外华人华侨间的共同语言,而且已成为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首选语言,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普通话是滦平人的自豪和骄傲,也是滦平最靓丽的文化品牌和文化名片。

离开滦平时,汽车行驶在山间公路上。广播里传来《新闻联播》的片头曲,那熟悉的标准音与车窗外村民的交谈声交织在一起,让人真切感受到:普通话的发源地,不仅有标准的语音,更有深邃的文化底蕴和浓厚的生活气息。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共同打造了现代汉语的“声音名片”,也让我们在走进这片土地的同时,读懂了语言传承的密码。

沼,她抓住了柳树的垂枝,不料树枝却断裂了,经过的小贩救起了她,二人将折断的垂枝插在壕沟旁,长成了一棵柳树。后来,勤俭的小贩卖家致富,从落魄的贵族手中买下了城堡,和牧鹅姑娘结了婚。他们的儿子当上了男爵,成为富裕的新贵,柳树也成为这家的“家族树”。几代过后,家族的后代中却又有不少人走上了吃喝玩乐的道路,嘲笑自己白手起家的祖先不过是小贩和穷丫头,只有老柳树静静地见证着这一切。

和这个故事相映成趣的,是现实中柳树旺盛的生命力。柳树皮中含有水杨酸,能够减缓植物枝条折断后关闭气孔的损伤反应,并在适宜的扦插条件下促成生根,正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星期文库

安徒生笔下的植物之二

自爱与自恋,虽仅一字之差,却如传说中的双生花——初看形貌相似,实则本质迥异。自爱,是珍视自我存在的根本态度;它体现为对身体的呵护、形象的维护、声誉的珍惜,更是一种清醒的自我认知。《老子》有言:“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这种智慧揭示,人与其他生灵的最大区别,正在于明得失、知羞耻的自觉,以及由此生发的尊严意识。

自爱者深谙与自我相处的智慧——疲惫时,泡一杯清香的热茶;失意时,写几句鼓励的话语;取得成就时,允许自己短暂雀跃。这种爱如同潇潇春雨,以润物无声的温柔滋养生命,既懂得在压力时刻为心灵松绑,也明白在关键处为行为设界。

自恋与自爱,虽一字之隔,境界却大相径庭。自恋者往往沉溺于自我陶醉,将个人置于绝对核心位置。其自我评价常出现显著偏差,既缺乏自知之明,又持续高估自身价值。这种心理状态会构筑起一个封闭的认知体系,使人困在狭隘的自我世界中。自爱者懂得用开放包容的视角审视自我,将个人价值与社会联结。他们既能客观认识自身特质,也勇于直面缺陷,并在持续反思中实现成长。

自爱者,眼睛里装着自己,也盛得下世界。他们会在深夜复盘时承认失误,却不会因此否定自身价值;他们会为坚守原则拒绝妥协,却能体谅他人立场的差异。自恋者,总在有意无意间搭建自我封闭、自我欣赏的神坛。他们手机相册里存着上百张精修自拍,交谈时三句不离“我如何优秀”,听到不同的意见便觉是对自身权威的冒犯。这种爱像夏日骤雨,来得汹涌却留不下滋养的痕迹,反而容易冲垮理性的堤坝。

自恋的陷阱,往往从“过度关注”开始。当一个人总在意自己在他人眼中是否完美,总在比较中寻求优越感,心灵便会沦为被围困的城堡——看似固若金汤,实则早已与外界隔绝。就像希腊神话中的纳西索斯,沉溺于水中倒影直至枯萎,终究没明白:真正的珍贵,从来不是被自己的影子困住,而是带着完整的自我走向广阔天地。

人的修行,说到底还是学会与自己好好相处。爱自己,给灵魂安一个温暖的家,但不要让这颗心膨胀成气球,忘了自己姓甚名谁、几斤几两。人生在世,应像登山者,既会为自己迈出的每一步喝彩,也会敬畏脚下的山川——唯有如此,每一步前行,才既有力量,又无危险。

肝胆篇

杂念如杂草,会破坏心中的一亩良田。

只是,杂念这东西非人力所能控制,它总是生发于偶然之中,如蛛网暗结,壮大于瞬息之间,似野草疯长。随着杂念占据原本澄净的脑海,无风亦起三尺浪。此时,笃定的念头会产生动摇,未来的方向会出现偏差,一个原本信心满满、积极上进的人会变得敏感多疑、犹豫不决。

就任由杂念如杂草疯长吗?当然不能。要对付杂念,就要像对付杂草一样,要先了解其生长原理,压制其生长环境,不要妄图彻底消灭杂念,只需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致影响大局即可。因为,杂念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人之所以是人而不是机器,就是因为有七情六欲,有着复杂的多面性,情感有时会战胜理智,谁也无法担保自己不会一时糊涂。杂念源于初心不坚

定,源于私心在膨胀,而适合杂念生长壮大的环境则大多具有过度自由与缺少管束监督的属性。了解了杂念的源头与生长环境,就可以有的放矢,对杂念进行抑制斗争并有效管控了。

坚定初心,抑制私心,绝不是喊一句口号就能完成的。初心要经常回望才能坚定,不论路途

中遇到多少鲜花荆棘,只要常怀初心便可以中止杂念作乱。私心则要以公心对峙,每当私利当头,就要用公心面对,如此才能警醒明彻。对于环境变化,虽然不能左右,但可以独善其身,可以一日三省,如此一来,杂念便没有了发展壮大的土壤,虽然依旧存在,却已掀不起太大风浪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杂念丛生固然是坏事,也可以用来砥砺性情磨炼精神,成为促使一个人成长成熟的敲门砖与试金石。

自爱莫自恋

张桂辉